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

第九十四回 季刺史午夜籌荒政 譚觀察斜陽讀墓碑

卻說譚紹聞父子同入芹洋，這滿城私議，有言孝移庭訓根基是正的，有言實初聰明出眾超群的，就有說紹聞舊年幾乎入於下流的。那妒忌之人，竟有說道台使上體面通了門路的。總之，貶者可怕，誇者亦可怕。惟有閉戶讀書這一丸藥兒，能治百樣病。後生們宜牢記在心坎裡。但土庶之族，家有喜事，便難言門無雜賓。況紹聞少年不曾淨守清規，更是不能杜門謝客。縱然今日心中有些不耐，這外局兒也俱要笑面相迎。一連四五天，未免山陰道上，也有個小小的應接不暇。這父執前輩，唯有孔耘軒以亡女之故，心下不快，使其弟孔纘經道了喜。其餘程、張、蘇諸公，各親到了，一茶即便辭去。親戚則王春宇父子，先後繼至。巫家則泰山之餘麓，牽連的百家嶧山、蒙山齊到。如巴庚引的錢可仰、焦丹等，並素不謀面的親戚，也來道喜。張繩祖、王紫泥已是第二番。劉守齋、賁浩波還是頭一次。既不曾少了虎鎮邦那個革丁，怎能缺了夏逢若這個新役。盛希僑送了喜綢兩匹，賀儀四兩，是日正遇著譚紹聞與業師惠人也、侯冠玉磕頭見禮，不能少留，騎的騾子而去。

這林騰雲，為他母慶壽之時，曾勞過紹聞光降，今日也來還禮補情。單等蕭牆街貼了首事的報單，早已來西蓬壺館探了一回。這西蓬壺館卻每日有出傳單，約遠客，搭彩棚，叫昆戲，都是俗下街坊湊趣、朋友攢臉的市井話兒。內中也有素不謀面者，聽說譚宅大喜，就說：「五湖四海皆朋友，俺們到那日，也封份薄禮兒走走，大家好看些。」

忽的有個風聲，說守道譚大老爺上鄭州勘災，出西門路過譚氏祖塋，下轎來，鋪墊子，向墓前各行了四拜禮。一傳十，十傳百，都說譚大老爺與紹聞是家兄弟，某日還要到蕭牆街親來賀喜，這個派頭就大了。

正是太陽一照，燭火自熄。這胡轟之說，就先鬆後淡，漸漸的由小而至於無。

卻說譚道台到西門本家祖塋下轎行禮，卻也不是虛傳。原來鄭州舊年被了河患，又添沙壓，連年不收，這幾縣成了災黎地方，百姓漸漸有餓死的。風聲傳至省城，撫、藩共商，委守道確勘災情，以便請勞急賑。這道台是實心愛民的官，次日即便就道。出了西門，走了四五里，轎內看見一座墳塋，塋前一通大碑，字畫明白，十步外早看見「皇明誥授文林郎知河南府靈寶縣事筠圃譚公神道」，即忙下的轎來，鋪上墊子行禮。口內祝告道：「鴻臚派的爺們，丹徒裔孫紹衣磕頭。因勘災事忙，回署即修墳添碑。」急忙上轎而去。要知人嘴快如風，早已把這事傳滿省城。

單說譚觀察到了鄭州十里鋪，典史跪道來接，請入道旁祖師廟吃茶。觀察正欲問災民實在情形，就下轎入廟一歇。及到門口，見牆上貼告示一張，上面寫道：

河南開封府鄭州正堂季，為急拯災黎以蘇民命事。鄭州彈丸一區，地瘠民貧，北濱黃河，水滾沙飛。全賴司牧平日為爾民設法調劑，庶可安居樂業，群游盛世。本州蒞任三年，德薄政拙，既不能躬課耕耘，仰邀降康，競致水旱頻仍，爾民豐年又不知節儉，家少儲積，今日遂大瀕於厄。鬻兒賣女以供糶，拆屋析椽以為爨。刮榆樹之皮，挖地梨之根。本州親睹之下，徒為慘目，司牧之譴，將何以道！——

觀察歎道：「這不像如今州縣官肯說的話。」又往下看：——千慮萬籌，了無善策。不得已，不待詳請，發各倉廩十分之三。並勸諭本處殷富之家。以及小康之戶。俾今隨心捐助。城內設廠煮粥，用度殘贏。又誰知去城遠者，匍匐就食，每多斃倒中途，是吾民不死於家，而死於路也；饑餓貪食，可憐腹枵腸細，旋即挺屍於粥廠灶邊，是吾民不死於餓，而死於驟飽也。況無源之水，勢難常給。禾稼登場尚早，吾民其何以存？——

道台又歎道：「此又放賑官之所不知。即知之，而以奉行為無過者。真正一個好官廣又往下看：

——幸蒙各上憲馳驛飛奏，部復准發帑賑。本州接奉插羽飛牌，一面差乾役六名，戶房、庫吏各一名，星夜赴藩庫領取賑濟銀兩，一面跟同本學師長，以及佐貳吏目等官，並本郡厚德卓品之紳士，開取庫貯帑項，預先墊發。登目前支借數目，彈兌天平，不低不昂，以便異日眼同填項。此救荒如救火之急策也。誠恐爾災黎不知此係不得已之挪移，或致布散流言，謬謂不無染指之處。因此預為剖析目今借庫他日還項各情節，俾爾民共知之。如本州有一毫侵蝕乾沒之處，定然天降之罰，身首不得保全，子孫亦遭殄滅，庶可謝已填溝壑者黯黯之魂，待徙於衽席者嗷嗷之口。各田裡煙冊花戶，其悉諒焉。特示。

觀察看完告示進廟，廟祝奉茶。從人取出點心，嚼了一兩片子，再也吃不下去。只吃了一杯茶，即刻上轎赴城。典史繞路先行。

將入東門，只見一個官員，騎一匹掛纓子馬，飛出城來。

跟從衙役，馬前馬後擁著奔來。趕到城外，路旁打躬。觀察知道是鄭州知州季偉。下轎為禮。季刺史稟道：「卑職在城西村莊，查點極貧次貧各戶口。忽的聽說大人駕臨，不及回署公服，有失遠迎，乞格外原宥。」觀察道：「情刺史鼻拗耳輪中，俱是塵土，足徵勤勞辛苦。我等司民職分，原該如此。可敬！可敬！」

一拱即便上轎。季刺史上馬，不能繞道先行，只得隨定轎子。

進的城來，觀察看見隍廟，便下轎進駐。季刺史稟道：

「西街自有公館，可備休沐。」觀察道：「我輩作官，正要對得鬼神，隍廟甚好。」進去廟門，到了客堂坐下。詳敘了饑荒情形，商了賑濟事宜。只聽的廟院廟外鬧轟轟的，典史稟道：

「外邊百姓，頗有變志！」

這卻有個緣故。原來季刺史開倉煮粥時候，一個倉房老吏，暗地曾對人說：「這個事體不妥。倉廩乃朝廷存貯的谷石，向來平糶以及還倉，出陳以及換新，俱要申詳上憲，石斗升合勺，不敢差一撮兒。今年荒旱，民食艱難，大老爺就該申詳，批准方可開倉。如何擅開，每倉各出三分之一煮起粥來？雖說是一片仁慈心腸，只恐上游知道，差位老爺下來盤查這谷石向那裡去了。說是煮粥救民，又有勸捐在內混著。總之少了谷石，卻無案卷可憑，這就是監守自盜的匱空。我這老倉房熬的五年將滿，眼看著考吏做官，只怕先要拿我吃官司聽審哩。你們不信，只等省城有個官來，就不好了。總是我們住衙門的訣竅，要瞞上不瞞下；做官的，卻要瞞下不瞞上；那會做官的，爽快就上下齊瞞。」這一番話，說的早了。那百姓們見官府這個愛民如子的光景，齊說：「等大老爺有了事，我們一齊擔承，怕什麼？」今日道台大人來了，百姓一時妄傳，說是來摘印的。一傳十，十傳百，個個鳩形鵠面，把隍廟團團圍住，一齊呼喊起來。

觀察問典史道：「這百姓是什麼緣故呢？」典史將原情稟明。觀察笑道：「季太爺感人之深，至於如此。可敬之甚！典史官，將本道勘災，還要加賑的話，對他們說明。他們明白底裡就散了。」

典史至卷棚下，上在桌上，一一說明。那些百姓轟如雷動，那個肯聽，只是亂喊道：「留下我們太爺與我們做主。」喊個不住。觀察道：「本道只得出去與他們說個明白。」季刺史道：「卷棚下設座。」觀察轉到卷棚下正坐，季刺史旁坐，典史站在柱邊。觀察道：「揀幾個有白鬚的上來說話。」典史一聲傳：「年老的上來。」果然有五六個駝背羊髯的老民上前。觀察道：「你們百姓喊的是什麼？」老民道：「俺們這鄭州，有句俗語：『鄭州城，圓周周，自來好官不到頭。』等了有些年，像今日俺們這位太爺，才實實在在是個好官。大老爺今日來臨，不曾發牌，又不見前站；來到不陶冶公館，入隍廟。百姓內情不明，說是俺們季太爺，有了什麼事故，像是不得在俺鄭州做官的樣子。所以要問個仔細。」觀察道：「你們這個好太爺，本道正要保薦提升，難說還有什麼不好的消息？」那五六位老者，一發不肯，說道：「一發俺們不肯依。我們太爺才來時，是一個胖大的身材，只因連年成不好，把臉瘦了一多半子，俺們怎捨得叫他升哩！」觀察忍不住笑道：「如今還留你們季太爺與你們辦災，並准他相機行事，何

如？」那五六個老民始有了笑臉兒。急下卷棚，到院裡說了，那滿院百姓，頓時喜躍起來。

這季刺史滿心悽慘，眼中雙淚直流，也顧不得失儀。觀察道：「官民相得，如同慈母赤子，季刺史不愧古人矣！」觀察仍退入客房。百姓們漸漸散了，沒一個口中不是「罷！罷！罷！」

三個字兒。

曾記得前人有一絕句，寫來博看官一笑：

滿口幾方幾撇頭，民沸又貯滿腔愁；

淳風只有朱循吏，身後桐鄉土一丘。

典史又秘向本堂翁稟道：「公館已灑掃清潔，供給俱各全備，應請大老爺動身。」刺史欠身恭請，觀察道：「晚上此榻就好，何必另移？」刺史道：「公館略比此處清雅些。」典史跪稟道：「門前轎夫伺候已久。」觀察笑道：「州縣伺候上司，本是官場恒規，原責不得貴州。但我這個上司，胸中略有些身份，不似那些鄙俗大僚難伺候：煩太爺問紳衿家借圍屏，借紗燈；鋪戶家索取綢綾掛彩，餽氈苦地，穉穉鋪牀，瓶爐飾桌；貴長隨們展辦差之手段，彼跟班者，發吆喝之高腔。不令人肉麻，即愛我之甚矣。」季刺史不敢再強，只得遵命。不多一時，擺上席來。上了一碗官燕，觀察只顧商量辦賑事宜，不曾看見。到了第二器海參，知州方舉箸一讓，觀察慍色道：「貴州差矣！古人云，『荒年殺禮』，不易之訓。貴治這等災荒，君之責，亦我之責也。百姓們鴻雁鳴野，還不知今夜又有多少生離死別，我們如何下咽呢？至尊聞之，亦必減膳。

而一二守土之臣，公然大嚼滿酣，此心如何能安？可速拿下去。

伏醬一碟，時菜二盤，蒸飯二器是矣。」季知州帖然心服，說道：「大人念切期民，曷勝感戴。」觀察道：「受牛羊而牧之，牛羊看著死了一半，主人不斥逐，而猶得食俸，是仍索勞金也；再啖美味，是又叨犒賞也。民間無此牧豎，朝廷豈許有此職官乎？」知州離座深深一揖，欽肅申謝。

少頃，菘菜一盤，瓜菜一盤，清醬一碟，蒸飯二碗捧到。

觀察吩咐道：「貴州速速下鄉，空談半晌，百姓就有偏枯。我明晨早歸，也不勞回城再送，同寅以協恭為心照，不必以不腆之儀注為僕僕。願今夜我在城中守城，大小官員俱出城急辦。

明晨四鼓，我即開門東歸，火速稟明撫台。」

果然觀察三更時起來，廟祝伺候盥漱。衙役，跟從，轎夫，馬匹，俱已齊備。到了東門，門軍開門出城。季知州管門家丁，騎馬跟送至東界，叩稟而歸。

觀察行了一日，在中牟住宿。次日未刻，復到靈寶公神道碑前，遠遠下轎，依舊鋪墊行禮。踏蒙茸，披荊棘，剔苔剝蘚，讀了滿墳豎碑。見垣牆頹敗，動了整修之意。正是：

落葉飄飄到地遲，一株衰柳鳴寒鴟，

傷心細認蒼苔篆，正是斜陽夕照時。